

歷史與空間

# 史上的進口貿易

馬佳

首屆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」（簡稱CIIE）日前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隆重舉行。作為全球第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大型國家級展會，驚艷全球、大放異彩。眾多國家元首政要、國際組織負責人、大批商界領袖、專家學者出席盛會。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幕式主旨演講宣佈：「進博會不是中國的獨唱，而是各國的大合唱……向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不懈奮進，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！」

「進出口」是一個現代名詞，但中國古代早就有進出口貿易。以史為鑒方能致遠。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上的進口業務，不無意義。

中國對外貿易萌生於秦漢時期，漢武帝開闢的「絲綢之路」拉開進出口的帷幕。漢武帝還專門設立一個「大鴻臚寺」，主管外貿事務。盛唐時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，對外貿易日趨繁忙，朝廷還設立「市舶使」，並頒佈世界貿易史上第一部進出口法規《市舶法》。曾任尚書左司郎中和遷左補閣的翰林學士李肇在《唐國史補·獅子國海舶》中稱：「南海舶，外國船也。每歲至安南、廣州。至則本道奏板，郡邑為之喧鬧。有番長為主領，市舶使籍其名物……」

到宋代，中外貿易更加興盛，與我國通商的国家達到五十多個，進出口商品也林林總總豐富多彩。朝廷的「市舶司」擔當起「海關」的使命，明州（寧波）、臨安（杭州）、廣州和泉州為當時外貿「四大港口」。出口商品主要是絲綢、茶葉和外銷瓷，換回的「洋貨」則有人參、香料、珠寶、馬匹、毛皮、象牙等。當時開封、杭州的達官貴人難享用異國商品。

「走私」在國際貿易中屬於違法，古代稱其為「漏舶」。漢武帝力挺對外貿易，也強調講規矩。宋朝的「市舶司」出台的《漏舶法》，明確規定「如不出引目，諸人告，依漏舶法」，堪稱世界上第一部「反走私法」。王安石變法時，朝廷整頓外貿條令，宋神宗在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詔令：浙閩沿海各口岸到達的南洋各國商船，須查驗是否有「公憑」，已抽買（徵稅）者憑「回引」（納稅憑據）方可通行。對沒有「公憑」、未課徵關稅者，不僅沒收貨物，還會被押至市舶司查處。

明清時期，外交和外貿事務由「理藩院」負責。雖然清廷閉關鎖國，卻未能中斷國際文化交流和中外經貿活動。鴉片戰爭後，朝廷專門設置通商大臣，由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兼管，負責上海、寧波、廈門、福州和廣州的外貿事務，後來選設置南洋通商大臣。咸豐十二年（1862年）又成立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」，由奕欣、桂良、文祥為首任大臣。衙門設在北京東堂子胡同，設英國股、法國股、俄國股、美國股和海防股，處理海外各國的外交通商事務。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外務部成立，取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由於中國近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，對外貿易喪失關稅自主權和海關行政權，外貿業務長期被外國「洋行」壟斷，進出口商品結構也處於不等價交換水平。鴉片戰爭後的1843年清廷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「協定稅則」，實徵稅率大大降低；1902年更將進口貨實徵降至3.2%，堪稱全球最低稅率。此舉刺激了外國商品在華傾銷，也嚴重傷害了民族工業發展。

由於「洋行」控制我國外貿，所有進出口結匯、信貸、保險和航運均由外商一手包辦。外國銀行不僅掌握全部外匯，還決定匯率。洋行還僱用華人建立「買辦」制度，通過這些「買辦」結成一條四通八達的商業網絡，為洋行推銷洋貨、接納出口商品。這些背棄洋人喪權辱國的「買辦」，賺足了同胞的血汗錢。

清末的進口物資中，就有毒害國民身心健康的鴉片，由此引發了鴉片戰爭和民族英雄林則徐虎門禁煙！其他「洋貨」還包括紡織品、西藥、化工、煤油和鋼鐵、機械等；中國出口商品則以茶葉、絲綢和大豆、桐油、豬鬃為主，凸顯了殖民地性質的貿易特點，也造成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不等價交換，吃虧的當然是中國，以致造成江南一帶農村的破產。清末民初，「冒險家樂園」上海成為開風氣之先的「東方巴黎」，進口商品充斥上海灘，英國毛織品、法國化妝品、德國奔馳汽車、美國電器、瑞士鐘錶和西裝領帶、玻璃絲襪、金絲眼鏡以及洋煙洋酒、雀巢咖啡、可口可樂、書刊雜誌等數不盡數，僅瑞士名錶就有歐米



超市裡的進口商品。作者提供

茄、西馬、浪琴、米度等品牌；德國產掛鐘和唱機、唱片都可在滬上買到，魯迅先生就為海嬰買過一台德國留聲機，「四大家族」和達官貴人府上更不之琳琅滿目的洋品牌。

當時上海永安公司打出「統辦環球貨品發售，輸出中華諸般土產」口號，銷售外國商品。永安公司還根據市場行情，每年派人出國考察商情，再通過外國洋行進口外國貨。永安甚至在英、美兩國設立辦事處，直接與西方一些名牌廠商建立購銷關係。滬上一些富貴之家和洋派人士無不以享用洋貨為榮，一些富家子女更是互相攀比、不惜一擲萬金搶購奢侈品。當時上海戶外廣告已很火爆，紐約、巴黎的新品廣告很快就出現在南京路上，這些五顏六色宣傳「洋貨」的廣告，也成了十里洋場耀眼標誌……

解放後，外國商品一度在中國銷聲匿跡，大城市友誼商店才可「一見尊容」。改革開放後，根據鄧小平指示，第一批3,000箱瓶裝可口可樂於1979年1月亮相內地，隨後索尼電視、豐田汽車等「日貨」也進入中國……滄海桑田時過境遷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，包括頂級轎車、新款飛機和瑞典宜家傢俱、德國啤酒、法國紅酒、澳洲保養品、新西蘭牛奶及種種特效藥品在內的各國名牌雲集中國，進口商品超市遍佈中華大地，家樂福、沃爾瑪、樂天、百盛、星巴客、卡樂比等國際零售巨頭紛紛落戶神州，億萬中國消費者通過電商能買到自己心儀的「洋貨」，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！

首屆「進博會」震驚全球。儘管「中美貿易戰」未停，眾多美國企業卻爭相與中國達成交易和成果。11月6日中國國際進博會參展商聯盟在滬成立，美國通用電氣和杜邦公司、強生公司等還當選正、副主席單位，參加首屆進博會的世界500強企業也紛紛簽約參加明年第二屆進博會……「進博會」的圓滿成功，誕生一個令人欣喜的合作共贏新模式，也滿足了國人多元生活之需，此乃中國之幸，世界之福！

## 書若蜉蝣

葉輝

# 七號墳場與四順

秀茂坪原名掃墓坪僅為傳聞，蘇茅草長滿秀茂坪山頭，遂稱蘇茅坪，新界九約竹枝詞云：「潛西海隔打蠔墩，黃竹洋來日已昏；借問行人何處宿，龍船灣泊月如銀。春遊忽到蘇茅坪，睇見牛頭角又生；西草灣前多石匠，山歌嘹亮幾重山。鮫魚灣起波中錦，海面生涯莫浪下；大埗仔是定行藏，嬌女牽情飾冶妝。」

由此可見，附近地區其時甚為荒涼，此為七號墳場，原稱新九龍七號墳場，1935年所建，據1936年的報章所載，墳場就在九龍牛奶房（即九龍維記牛奶有限公司，今彩雲邨之所在地）對上山地，東面接近晏打臣道（今安達臣道），南面近大同罐頭工場（即茶寮坳），西邊近九龍直通西貢市之陸軍公路，北面靠近往西貢之公路（清水灣道）；1941年佔地約16英畝的擴建部分獲批，位置為原墳場東面，以安達臣道為西界線，約為今日順利邨之所在地。

當局於1955年公告，七號墳場限期在當年前年底遷葬骨骸，逾期無人認領的骨骸將由當局火化，將骨灰遷葬至沙嶺金塔墳場；上世紀60年代，遷葬之後，七號墳場荒塚疊疊，荒蕪一片，當局強制安排不符徙置資格的居民遷入臨時安置區，首批居民來自洗衣街寮屋、何文田木屋區、大坑西平民屋，以及白布街木屋區，後來遷置的居民則包括來自橫頭磡、老虎岩（今樂富）、東頭村平房區（今東頭邨）、觀塘、牛池灣、落山道、鑽石山大觀新村及茜草灣等徙置

區，遂令此處漸漸形成人煙稠密的徙置區，從而搭建木屋，甚至建至山頂，居民依照原墳場的羊腸小徑，將木屋分區為小村落，名為新新村，和平村、聖母村、新觀村等。

此處偏遠，出入市區皆要靠山歌嘹亮幾重山。鮫魚灣起波中錦，海面生涯莫浪下；大埗仔是定行藏，嬌女牽情飾冶妝。」

根據1966年本港報章所載，當局將新新村及新觀村拆遷，安排兩村約一千戶中的九成多居民遷至咸田（今藍田）徙置區，餘下居民卻因早年登記資料與當局有出入而定為僱建戶，遂遭拒絕徙置，位置為原墳場東面，以安達臣道為西界線，約為今日順利邨之所在地。

當局於1955年公告，七號墳場限期在當年前年底遷葬骨骸，逾期無人認領的骨骸將由當局火化，將骨灰遷葬至沙嶺金塔墳場；上世紀60年代，遷葬之後，七號墳場荒塚疊疊，荒蕪一片，當局強制安排不符徙置資格的居民遷入臨時安置區，首批居民來自洗衣街寮屋、何文田木屋區、大坑西平民屋，以及白布街木屋區，後來遷置的居民則包括來自橫頭磡、老虎岩（今樂富）、東頭村平房區（今東頭邨）、觀塘、牛池灣、落山道、鑽石山大觀新村及茜草灣等徙置

## 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
# 詩畫禪心（九十三）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（之十）

獨可楓樹  
有憐凋老  
一霜葉心  
枝雪更逾  
松裡紅赤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詩（之十）  
素仲配畫  
甲午秋日



慈山大師的詩句中，有許多是極有文采的，如大詩人所作，不像出家人，但卻處處禪機，充滿生機。試舉幾句如下：「青蓮開細葉，慧月朗高明。」「沿堤多柳色，遠郭是桃花。」「樹遠疑天盡，江空見地浮。」「雲生如足練，山擁似蓮花。」「雲飛山色墮，雷動雨聲隨。」「踏去山光透，歸來月色明。」許多詩句均可入畫，也可入心，讓人在優美的詩句中感受禪意。

啟悟隨筆

這是慈山大師晚年之作，「樹老心逾赤，楓凋葉更紅。」正是高僧內心門志依然的表白。但人老了，力不從心，難免也有孤寂之感。「可憐霜雪裡，獨有一枝松。」讀罷，我也難免有唏噓之感。為了向高僧致意，我也繼續寫下四句：「松老果更赤，經霜楓越紅。猶幸古寺裡，高僧若蒼松。」

## 豆棚閒話

嚴巍

# 荸薺

前天下班，路過街頭，看見有個農婦在賣荸薺。柳條編織的小圓筐，精緻。棗紅色的荸薺像墨羅漢似地擠在一起，我禁不住買了幾個。回家急不及待地洗幾個，削去皮，潔白細嫩的果肉袒露無遺，細細咀嚼，一陣冰涼涼、甜絲絲的汁水便溢了出來，清脆可口，也喚醒了我對童年往事的回憶。

荸薺一般在冬季開始收穫。初冬時節，衰草連天，給人一種蕭條迷茫的感覺。此時荸薺葉子已經乾了，軟軟的，倒伏在地上。大人肩扛鐵耙，手執鐵鍬，來到田裡，扯掉那層枯黃的稈，抓起一坨泥巴，一個個荸薺就露了真面目，圓嘟嘟的身子，模樣嬌憨可愛。彎腰探手將它摳上來，攤在手心冰冰涼涼。有時嘴饞起來，將荸薺在水裡搓洗幾下，揪去頂上尖尖的蒂兒，直接送入嘴裡嚼食，原始的清香直撲鼻翼。

荸薺又名馬蹄、地栗，素有「地下雪梨」的美譽，是果蔬兩用佳品。生吃水分十足，甘潤香脆，作蔬菜煮、炒、燒、燉、炸皆可。將荸薺切片跟臘肉炒，紅白映襯，色澤奪目，臘味加鮮味，其味爽口。沒葷就跟著荷蘭豆、胡蘿蔔聯姻，名曰「馬蹄三色素」，滋味姍

娜，清俊雅致。清水煮荸薺有種原始的香，略含粉糯，味道更甜。小時候我們將熟透的荸薺用竹籤穿了，冰糖葫蘆似的一口一個，咬得開心自在。張愛玲在《半生緣》裡說到煮荸薺：「一邊聽瓦鉢裡荸薺咕咕唧唧地響，一邊剝熱荸薺吃，幸福又溫暖。」

荸薺的甜，甜得清爽，脆，脆而不硬。特別是酒肉之餘，嚼幾枚荸薺，須臾，膈間就覺暢快無比。鄭逸梅先生在他的《藝林散葉》中載：「魯迅喜啖風乾荸薺。風乾荸薺精緻質密，甜脆細嫩，入口美味久留，令人難以忘懷。」去皮的荸薺瓷白細膩，人稱荸薺白。當年迷倒郁達夫的大美人王映霞，就有「荸薺白」的雅號。周作人在一首小詩裡寫道：「小瓣朝天紅線紫，分明一隻小荸薺。」看起來寫的是孩子的天真爛漫，透露的卻是荸薺的俏皮模樣。吃荸薺，吃的是一種細緻與閒適。喜歡看美女吃荸薺的樣子，沐浴着冬日暖陽，拿小刀細細削去荸薺紫黑光潤的薄皮，露出清潤果肉，切成薄片，盛在瓷碗中，挑起一塊，小口慢食，一絲伶仃俐俐的香甜遊走齒間，醉了眼，也醉了心。這分明就是一幅畫呀！

## 來鴻

一說到葵花，誰都知道它有一顆向日葵，所以又叫它向日葵、向陽花、朝陽花、太陽花。北京奧林匹克體育公園北園，種植了大片向日葵。每年開花時節，遊人紛至沓來，盡情欣賞向日葵花的壯觀宏麗。我曾帶女兒到此看花攝影，她東跑西顛，快樂無比。北京西郊有一個叫怪村的農莊，也闢有大量向日葵田，只是離城較遠，鮮為人知，來此看花者不多。其他公園綠地宅院，零星栽種的向日葵不少，但規模均不大。總體來說，向日葵在各地隨處可見，與百姓關係十分密切。而向日葵永向太陽開放的特徵，更被人廣為傳頌。

從發芽到花盤盛開時期，每當一輪紅日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，葵花的臉盆總是迎着太陽慢慢向西轉動，盡情吮吸着陽光的精華甘露，不斷地壯大自己，直到日薄西山，才停止轉動。夜間，葵花又悄悄地將臉盆擺回東方，等待着第二天初升的旭陽。它日復一日地、不辭辛勞地重複這一規定動作，養精蓄銳、孕育果實，直到自己的圓臉上豐滿潤澤，遍佈花籽。這時，它不再迎着朝陽轉動臉盆，而是一直向着東方，直到被人採摘，化為香瓜子、葵花油……將一切奉獻出來，終老無憾。

## 生活點滴

# 素未謀面的父親（下）

羅偉民

（編者按：上文寫到，在作者人生的前十七年間，從沒有見過父親，直到開始在北京讀書生活後才逐漸窺見到父親偉岸的身軀。）

## 父親的歷史——家族的精神財富

我於1932年出生在哈爾濱，但是由於時間久遠，也缺少相關檔案記錄，只能大概估計為9月份出生，具體生日日期至今不明。在我剛剛出生不久，因要送一份文件到香港，母親攜我來到香港，將剛滿10個月大的我交給了姑母撫養，從此一別，我與母親十七年未見。在十歲之前，我都與姑母家一起生活，姑母為了保護我，不讓他人了解我的身世，就對外宣稱我是撿來的孩子，連名字也沒有正式確定。限於姑母家的經濟條件，我一直沒有能夠上學讀書。在日軍進攻香港後，姑母一家返鄉避難，將我託付給了叔叔。叔叔帶我回到家，投靠了一名叫劉登的遠房親戚，當時他是廣東高要地區的一支地方武裝的頭目，在當地有些勢力，能夠保我一條性命。就這樣，我在老家轉轉避避到抗戰結束。戰爭結束後，我回到香港，住在戰前的居所。黨組織找到我後，將我送到愛國學校培僑中學附小讀書。那年我已經是14歲的年紀，才開始正式接受教育，也是在那時，我才由班主任老師取名羅偉民，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。

## 父親的影響——人生坎坷淡然看

解放戰爭結束後，在港的民主人士要北上

參加政協會議，討論建國事宜。在黨組織的安排下，我與這些民主人士一同前往北京。臨走前，姑母給了我一張父親與母親的合影，這是我父母留在世上的唯一合影，也是我對父親的唯一印象。來到北京後，父親從前的戰友連貫叔叔安排我到北平中學讀書。就在這時，我被告知母親還活着，她當時在瀋陽被服廠工作。17年後，我終於重新見到了母親，然而，可能是因為從小就未謀面，再次相見時，我與母親竟陌如路人。短暫的見面後，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生活。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，懷着一腔報國熱血，我自作主張參軍入伍。在經過航校的學習後，被分配到南京的空軍部隊，做機械維修工作。偶然機會，部隊組織到雨花台緬懷革命烈士。在參觀過程中我才開始了解到父親的點滴消息，才了解到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就已經為革命奉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。獲知這些信息，我被父親的堅強勇敢，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的英雄氣概所深深強烈震撼。也更加堅定自己要做一名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的決心。之後，我被部隊調往西北地區，繼續在空軍部隊中進行機械維修工作。也是在這時，我遇到了未來的妻子，成家立業。之後，我們全家又去武漢工作，正巧母親也調往武漢工作，但即使在一個城市生活，我與母親的交流接觸也不算多，倒是我的妻子對母親的了解都比我更多。文革開始後，母親被錯誤地打倒、批鬥，身體每況愈

不過，古代也有不少出於忠君思想，把葵花的向陽心異化為忠君心。在封建社會，出於君臣道德，人們把君主比作太陽，把葵花向太陽比作忠君思想。如宋人劉上安云：「物性不可奪，葵藿傾太陽。為臣茲取節，萬古有餘芳。」他視忠君為向陽，臣子服帖帖地匍匐於皇帝腳下，言聽計從，才能稱之為有節操，才能萬古流芳。這種現在看來十分陳腐的教義，當時卻是普遍流行的。這就是歷史，當時任誰也難以完全改變。連唐詩聖杜甫也是如此，一方面呼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，表達了人本愛民思想；另一方面，又稱「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莫奪」，認為忠於君主即為「傾太陽」，是不能變奪的規則，濃郁的封建忠君思想躍然紙上。但對古人不宜苛求，畢竟每個人都無法擺脫所生活時代的歷史局限。杜甫忠君，仍不掩其憂國憂民的偉大世界文化名人的不滅光輝。

葵花朵朵向太陽的精神，今天仍然要發揚光大。但我們所稱的太陽，不是皇帝君主，而是哺育我們成長的祖國和人民。精神上的太陽，應是光明正義，應是科學真理。當人類共同臣服於真理的太陽之時，真正的世界大同，真正的和諧幸福，也就為期不遠了。

下，不久就因病去世。因為母親的緣故，我也被批鬥，強迫退伍，送回到廣州第二電機廠，做了一名普通的維修工，就這樣一直到文革結束。文革後，母親平反了，在廖承志叔叔的過問下，單位也給我夫妻平了反。當時我可以選擇回部隊，但是考慮到年歲已經很大，便到了當時的廣東省委八辦工作，在另外的崗位上繼續發揮自己的作用。

這些年來，我沒有在別人面前提及自己的身世，也沒有讓家人炫耀父親的歷史，就連我妻子的家人對這一切都不甚了解。因為我一直覺得父親的歷史是家族的精神財富，而不是炫耀的資本。我教育兒子不需要出頭地，只要他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。不能因為自己的行為，而使爺爺的名譽遭到損毀。

「我個人死不足惜，全國人民不解放，責任不在我，才是千古遺憾！」父親在刑場上的這句話，是我一生銘記在心的教誨。父親為了革命、為了國家、為了人民拋頭顱灑熱血，我個人在成長中經歷的一點點困難，一點點挫折，與父親相比算不得什麼。父親的經歷，時刻教育我、提醒我，要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，要堅持為人民的解放、國家的振興而努力工作。我現在已經年紀大了，沒法為黨和國家繼續工作，我希望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能夠繼續努力，為我們國家的強盛、為民族的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，將與我的父親一樣的革命先烈開創的事業繼續推下去，不辜負他們的奉獻與犧牲。